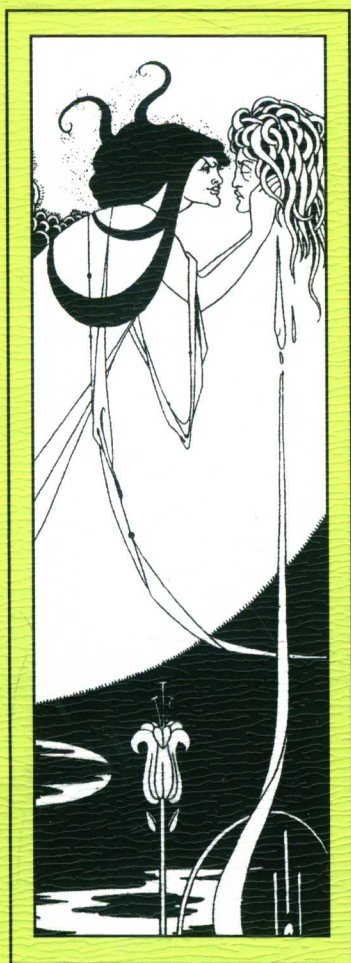


851<sup>M</sup>

江晓原 刘兵 主编

我们的科学文化

# 科学有性别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851<sup>M</sup>  
我们的科学文化

# 科学有性别吗？

主 编 江晓原 刘 兵

本期执行主编 章梅芳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内容提要

一批“科学文化人”本着“君子和而不同”之旨，在《851<sup>M</sup>：我们的科学文化》中各抒己见，贡献出自己最新的思想和最具创意的文章。本书为第10辑，主题是科学与性别，内容涉及整容、身体史、就医、家政科学与性别政治等方面，还有科学文化最新图书信息与书评，以及相关学位论文摘要。

本书适合对科学文化感兴趣的大众读者及相关研究者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有性别吗? /江晓原, 刘兵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我们的科学文化)  
ISBN 978-7-313-17029-3

I. ①科… II. ①江…②刘… III. ①科学社会学—研究 IV. ①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3724号

## 科学有性别吗?

主 编: 江晓原 刘 兵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 话: 021-64071208

出 版 人: 谈 毅

印 制: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91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3-17029-3/G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9815625

## 目 录

### 主编致辞

### 性别视角下的科学技术

章梅芳 刘 兵：在“悦”与“容”的背后——从 STS 和性别视角谈“整容”技术的流行 / 9

白馥兰：社会性别与技术 / 21

傅大为：身体史、医疗建构与近代台湾 / 47

王秀云：不就男医：传道医疗中的性别身体政治 / 81

秦先玉：谁的厨房“不科学”？——性别、社会与台湾乡村炊煮系统：20 世纪 50—60 年代 / 104

陈 瑶 章梅芳：民国时期大众媒介中的家政科学与性别政治——以“衣”为例 / 116

### 科学传播

田 松 刘华杰：崔永元的科学传播 / 137

田 松 刘华杰：风吹不散——关于雾霾及柴静的  
《穹顶之下》 / 150

## 科学文化图书资讯

江晓原：科学文化书籍信息（十） / 163

## 学位论文摘要

贡晓丽：门户网站女性频道中的科学传播分析 / 173

雷中行：中国传统雷电自然知识变迁研究 / 177

牛桂芹：A 旗科技下乡：一项本土特色的科技传播案例研究 / 182

王亚萍：《名侦探柯南》的科学传播研究 / 187

田 璐：新型科幻小说中的科学传播——以王晋康的《十字》  
为例 / 191

包红梅：蒙古族公众的蒙医文化——一项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  
研究 / 195

李 倩：《妇女杂志》在近代科技传播中的特点研究 / 199

孟 欣：新中国女考古学家群体研究——以第二代女考古学家  
为个案 / 201

高洁龄：《医学杂志》与近代中西医论争（1921—1935） / 203

龚 艺：露丝·施瓦茨·柯旺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理论研究 / 205

王 婕：先秦两汉时期八棱柱状饰物的科学分析研究 / 207

姜凯云：湖南通道侗族织锦的传承与保护 / 209

李 戈：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产科医疗研究（1912—1937） / 211

杨 琴：卢作孚科学教育思想研究 / 213

马 粹：《东方杂志》在近代科学传播过程中的作用（1904—  
1932） / 217

## 主编致辞

---



## 女性主义科技史能带来新东西吗？

章梅芳

2003年，在刘兵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涉足女性主义科技史领域。并且，一做就是很多年。其间，遭遇过不少的质疑，常常感到颇为有趣和无奈。

有些人对“女性主义”似乎有着天生的偏见，觉得从事相关研究者应该是飞扬跋扈的“女权人士”，甚至有些谈“女性主义”色变的意思。这让我想起，在国内的女性主义学术圈子里，曾有一些女学者给自己贴上“微笑的女性主义者”的标签，似乎想借此向人们表明自己其实是很友善、很温柔的。在我看来，这一标签显得有些多余，不过你也可以视它为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无奈。至今，很多年过去了，一谈“女性主义”就联想到咄咄逼人、要权利要平等的强悍女性形象的人，依然普遍存在。

回到现实，我也确实常常能感受到女性主义想要实现性别平等这一理想，依然困难重重。尤其是近些年为人母之后，这种体会变得更加深切。性别的生理差异、母职观念、性别分工传统等等，这些因素依然牢牢地将男女固定在不同的位置上。包括科技领域在内的各行各业之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尽管如此，“科

技术有性别吗？”面对这一问题，我依然无法肯定它在国内 STS 学术圈是否有了相对一致的肯定答案。因为近 20 年来，虽然国内研究中外科技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女科学家和讨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坚守科学客观性观念的学者也依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性别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一样，是无法渗入科学真理的；妇女在科技领域的地位偏低，根本原因出在妇女自身，而非科学或科技体制的问题。

这样说起来，我是个悲观的女性主义者。无论是女性主义者的形象标签、现实行业中的性别偏见，还是关于科技与性别的观念，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中国，似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也迫使我常常反思女性主义的前路究竟在何方。然而，反过来想，也许正因如此，女性主义学术才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学术始终应该是关切现实的。

关于女性主义的学理意义，在学术界当然也有过不少质疑的声音。本书主编江晓原老师是一位开明宽容的师长，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他就曾很认真地向刘兵老师和我发过一次难。据他的记忆，那是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最终他认为我们没有成功地说服他女性主义如何使得科学史研究别开生面。我想大约有很多同行有这样的疑问，江老师是一位严谨的人，他的认真比那些提起女性主义一笑而过的态度更让人暖心。他的提问很好地触发我去思考女性主义最核心的学术价值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女性主义安身立命之本。当时没能很好地说服他，我相信他不会认为是因为“他的学术偏见顽固不化”。若干年过去了，江老师和刘老师谈起我的那本《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时，提出“即使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带来新东西，只要它能够对已有的结论或图像提供一种新的解释，甚至只是提供一种新的描述方式，就有存在的价值——何况我们可以将‘新的解释’或‘新的描述方式’本身就视为‘新东西’的一部分。”江老师的这个转变，虽然显得不那么让人过瘾，但还是让我欢欣鼓舞的。至少，他认可女性主义科技史给历史提供了“新

的解释”“新的描述”或“新的解题方式”。

大约是在两年前，江老师和刘老师商量着在《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策划一辑与“性别和科技”相关的论文，并由我具体承担这个光荣的任务。这显然表明了江老师对女性主义的宽容。去年7月，京沪两地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在上海汇聚，讨论科学文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商定《我们的科学文化》的出版宗旨等重要问题。其中，也包括进一步落实这一辑的出版事宜。其间，我先后联系了白馥兰和傅大为两位教授，他们是研究性别与科技史、性别与医疗史的国际著名学者，并经由傅大为教授的帮忙，联系了王秀云、秦先玉两位老师。他们都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请求。在此，我也对他们的慷慨支持深表谢意！

如此一来，本系列“性别与科技”专辑共囊括了6篇文章。其中，刘兵老师和我的对谈，讨论了在STS和性别视角下研究整容技术的理论立场、可能的研究问题及其意义。白馥兰关于社会性别与技术的研究文章考察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缘起、目标、概念与方法，探讨了人类学视野下技术与社会性别的相关议题，尤其强调技科学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这两大理论分支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相互借鉴意义。傅大为讲述了西方近代身体史的研究和贡献，继而探讨了台湾地区近代身体的建构和前近代身体史的消失问题。王秀云以“宁死不就男医”为例，讨论了近代西方医疗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性别规范与半殖民医疗之间的复杂关系。秦先玉从多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地区农户与乡村地区电饭锅“少用”现象，强调美援家政学“科学厨房”思维以现代和科学观念解释推迟现象的不适性。陈瑶、章梅芳以“衣”为例分析了民国时期大众媒介中的家政科学与性别政治问题，认为其时轰轰烈烈的家政教育和大众媒介对家政知识的传播尝试以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改造家庭事务，培养具有科技新知的女性，但实质上仍然以延续传统社会性别分工观念而非以女性的解放和独立为旨归。

这些文章同时包含对性别与科技研究的理论概述和丰富的案例研究，期望读者诸君在阅读之后，能对“科技是否关涉性

别”“女性主义科技史是否能提供新东西”等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观念和现实的改变都是缓慢的，但只要有改变，就有继续下去的动力和希望。

2017年5月9日于北京

# 性别视角下的科学技术

---



## 在“悦”与“容”的背后 ——从 STS 和性别视角谈“整容” 技术的流行

□ 章梅芳 ■ 刘 兵

□ 时下，我们常常在各种媒体上见到关于整容的话题，内容多半是哪位明星、哪位网红整成了锥子脸，或者哪位明星的脸又肿了、歪了，下巴又掉了，或者是又有哪位女性整容失败，变得面目狰狞甚至丢了性命，如此种种。在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这类新闻已变得司空见惯，整容早已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心细的看客，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这类新闻的主角虽然不能说全部，但至少大多数都是女性，整容似乎和女性画上了等号。事实上，整容这件事儿古已有之，并不新鲜，西方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业已对整容一事有颇多研究。然而，当整容在当下的中国变成某种时尚时，对它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性别视角的分析，依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 确实，整容虽然在一般性的用法中可以将对象与任何需要整容的个人相联系，但在这个词目前最经常出现的语境下，几乎就像“减肥”一样，显然又是和众多追求美貌的女性相关。因而，这应该是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非常值

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可惜，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到国内就此问题所做的很有吸引力的研究。

在具体谈论整容问题之前，我倒是想先谈谈相关的研究问题。在设想中，对于整容的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它会涉及审美、文化、经济，当然也直接涉及医学。在考虑到性别问题时，性别视角的研究自然不可缺少。总而言之，这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STS 问题，无论是关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那种传统的 STS，还是对于科学和技术更带有反思性的那种“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尽管如此，那么，在国内的 STS 领域中，或者说，在像与之密切相关的科学哲学等领域中，为什么整容没有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问题呢？对此，你怎么看？

□ 是的，整容应该是 STS 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比较而言，国内 STS 领域的确很少有学者关注整容的话题，科学哲学领域更是如此。我想，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这里我思考的大概有这么几点。

首先，为什么不是 STS 和科学哲学界，而是历史学、社会学、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关心“整容”这个话题，本身已表明某种潜在的、看不见的区分，即在科学技术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区分，尽管 STS 的本义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国大陆的 STS 研究在自然辩证法和默顿传统的影响下，更着重关注对科学自身的组织结构、科技体制、科研伦理、科学家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等问题。在此历史背景下，“整容”更多地被视为社会话题和娱乐话题，关于这类问题的研究自然被认为属于社会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的任务。

其次，与此相关的，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虽然国内社会学、历史学、性别研究等领域的一些学者已将“整容”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却很少有人深入讨论其中涉及的整容科学与技术问题，很少有研究去挑战整容科学与技术本身的合理性。这便涉及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即国内学界对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和客

观性观念的乐观坚持，也就是科学主义的问题。在科学主义观念的与境下，整容与科学技术的密切关联被忽略。即便国内科学哲学界已经对科学主义有较多的批判，并且近年来 STS 领域开始关注转基因、核电、大数据等关涉全世界安全发展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议题，这些研究也依然很少去反思和挑战科学技术本身的合理性，常常于无形之中保持着“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之间的界限。之所以会如此，亦有很多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可想而知，在此科学观的视野中，整容虽然也会涉及一些科学技术的成分或可讨论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审美、娱乐、性别、历史和社会问题，因而可能被认为需要的只是“外在”的解释与研究。

第三，这里亦可看出国内 STS 领域对大科学、大技术的社会问题的重视，而对普通公众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具体技术问题关注较少。这同样关涉学界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某种程度上是上述科学主义观念的一个延伸反映。事实上，STS 研究更需要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近年来，国内科学实践哲学、人类学、女性主义学界均开始倡导地方性知识研究、日常技术研究，这是一个新趋势，整容或可成为其中案例研究选题之一。

最后，由上面的讨论还可看出，国内 STS 和科学哲学界对整容问题关注较少，多少与女性主义在这两个领域遭遇的误解甚至不太被接纳有某种相似性。类似的话题和学术领域依然在边缘，从事中心研究议题的学者多少会带着些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也可能是焦虑与不安。对于女性主义学术的边缘境遇，您的体会一定比我的要多，原因您也一定知晓得更深入。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这些想法，或者说您对这一现象是怎么看的？如果将“整容”作为国内 STS 研究的对象，您认为与已有的一些社会学、历史学和性别研究的成果相比，在研究思路、切入点等方面可能会有哪些不同？

■ 看来，和在观点上比较一致的人谈起来就是相对要容易一

些。当然，作为对话来说，代价则是由于在观点上的冲突少，对话的张力要弱一些，因为在冲突中展开对话，在交锋中阐述各自的观点，会有另一种意味。因此，在这里我们只好把那些我们想批评的东西，作为我们设定的对立面来进行分析了。

我完全同意你刚讲的几个原因。差不多这也正是我想说的。正是由于这些在如何看待科学和技术，如何看待科学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大科学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技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和性别等的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主流”的 STS 不太去关注像整容这样本应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设想，从 STS 和性别视角去研究整容问题，有哪些可能的切入点。正如你前面所说的，传统中，整容更多地被视为社会话题和娱乐话题，只有改变了科学主义的立场，不再秉持那种将科学和技术本身和其应用之间的“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割裂开来的立场，同时必须考虑到性别因素（这是由于这一话题直接涉及的现实所决定的），才可能对整容问题真正做出有价值的 STS 研究工作。只有在这样的基础立场之下，这才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

其实，就整容来说，按上述方式可以研究的子问题（包括这些问题形成的背景）是非常多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中，就已经包含了诸多可分析的内容。比如，为什么不谈“男”为悦己者容呢？显然，只有从性别视角，才可以看出其深意。而基于医学发展而出现的现代整容技术，恰恰是在并不置疑“女为悦己者容”这种说法的价值判断的前提下，为之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技术支撑。

□ 的确，摆脱科学主义立场能为我们当下的 STS 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带来很多有趣的变化。其中之一，正如我们所说的，包括整容在内的很多新话题将自然地进入 STS 研究的视野。事实上，国外学术界的发展已例证了这一点。

女性主义对整容问题的关注是多方面的，您提到的“女为悦己者容”即为其中之一。它关涉社会对两性角色身份的不同定